

最新版

完整本



第六感生死恋

国际流行情爱电影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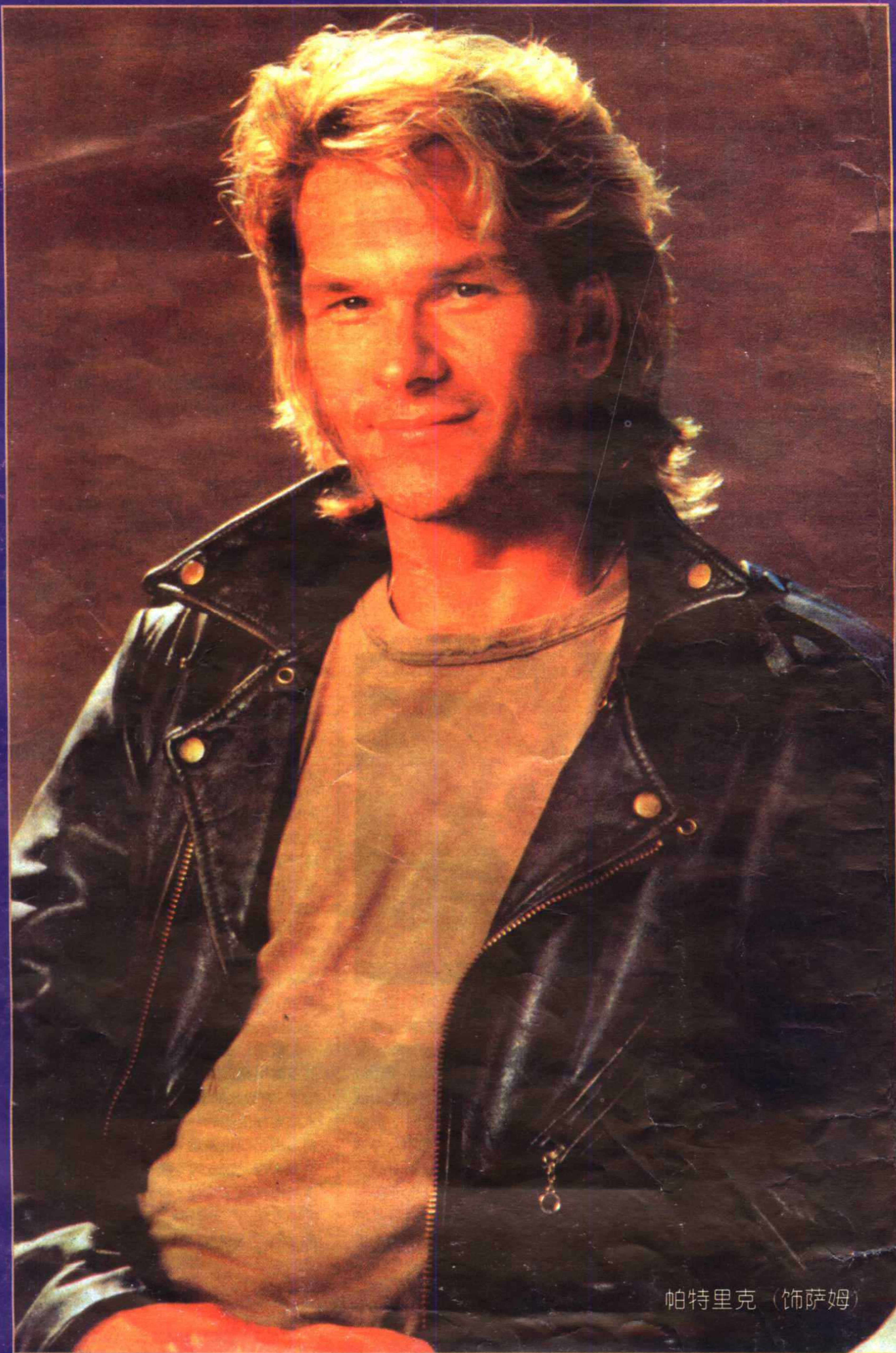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C0349552

CHINA FILM PRESS

孙宏华 编写



帕特里克 (饰萨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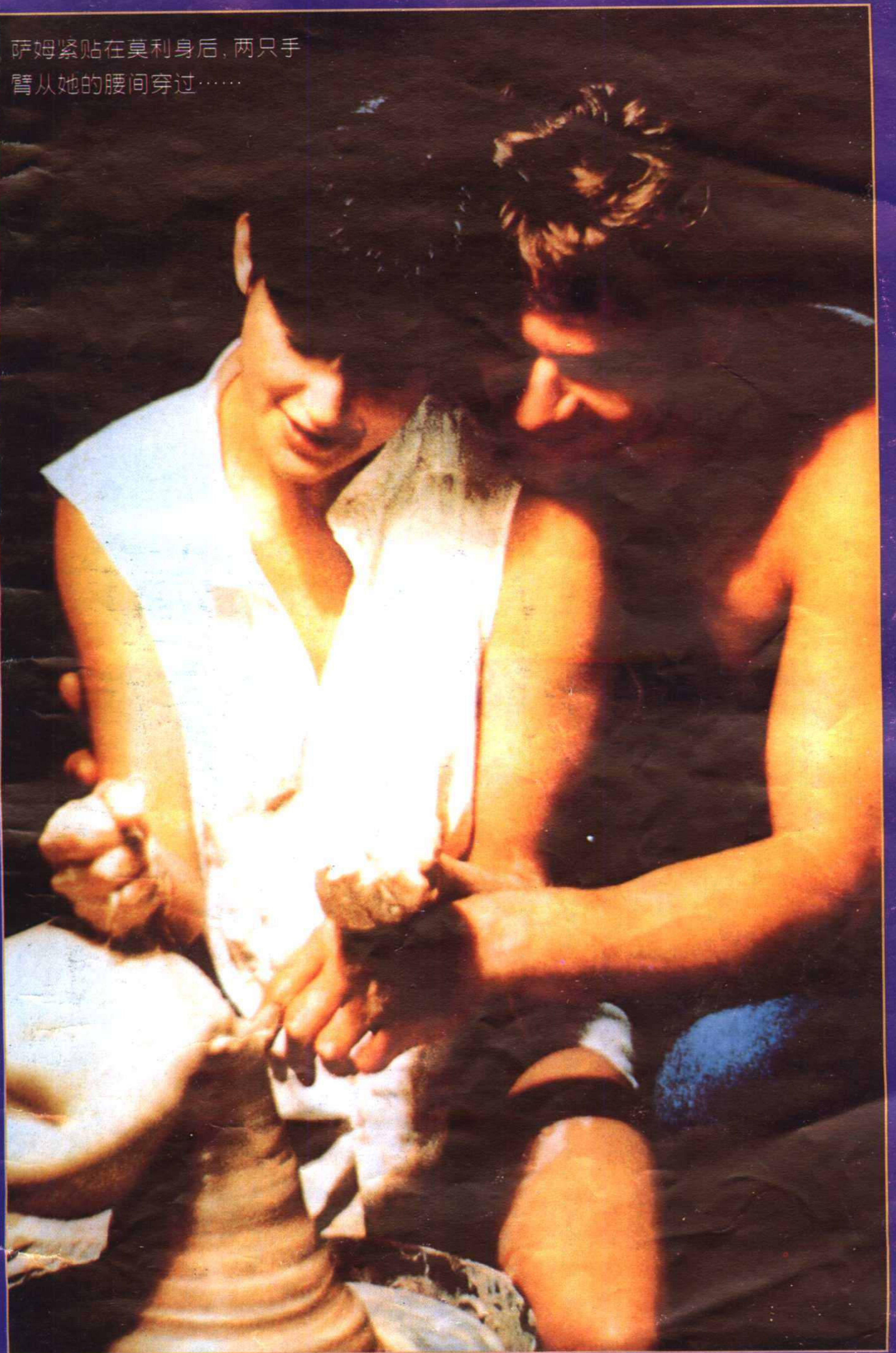
黛米·摩尔 (饰莫莉)



“我不知你是否依旧属于我，
我需要你，
要你的爱……”



萨姆紧贴在莫利身后, 两只手臂从她的腰间穿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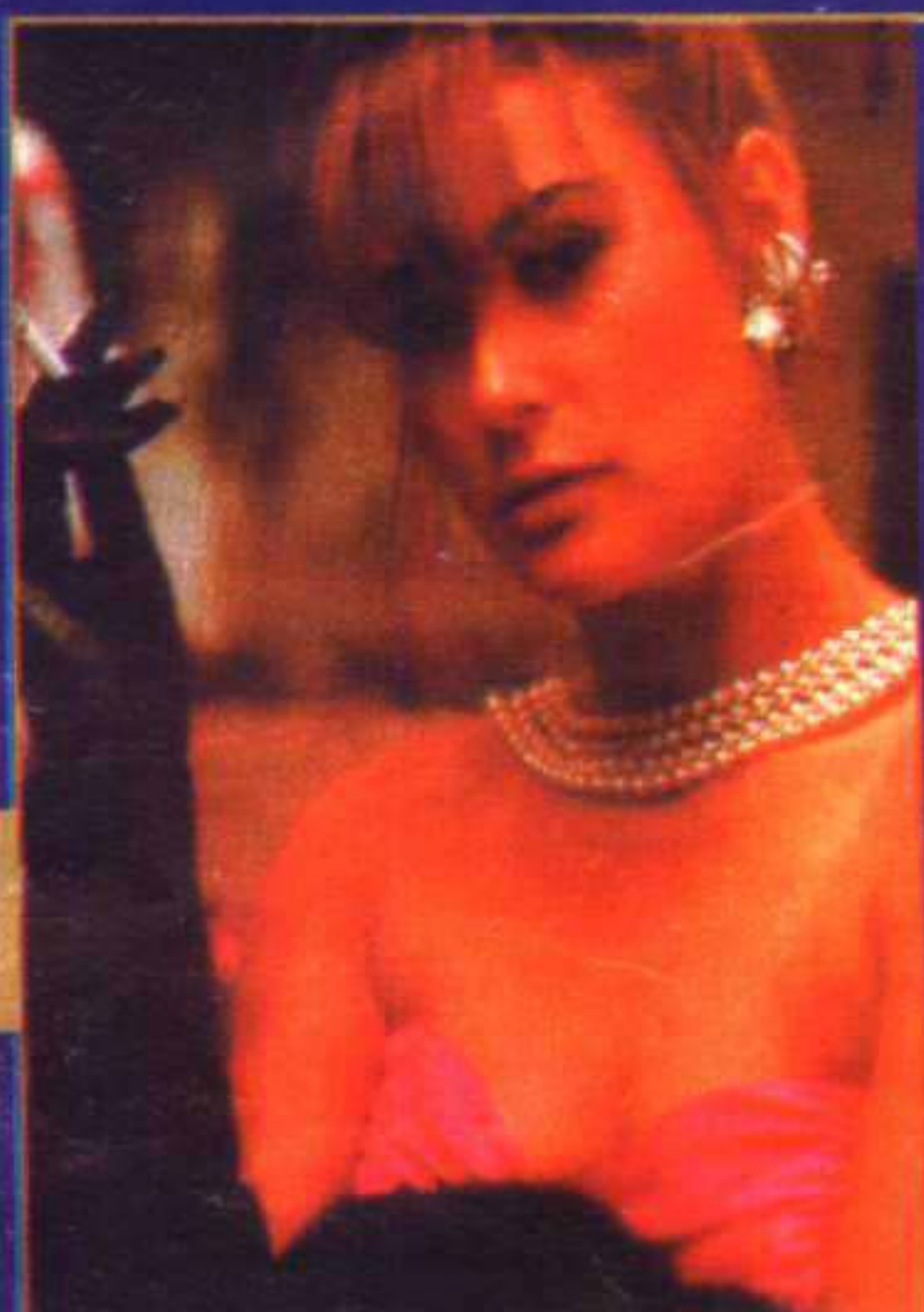






黛米·摩尔主演的部分影片

[七个毕业生]



[昨夜情深]



[我俩一条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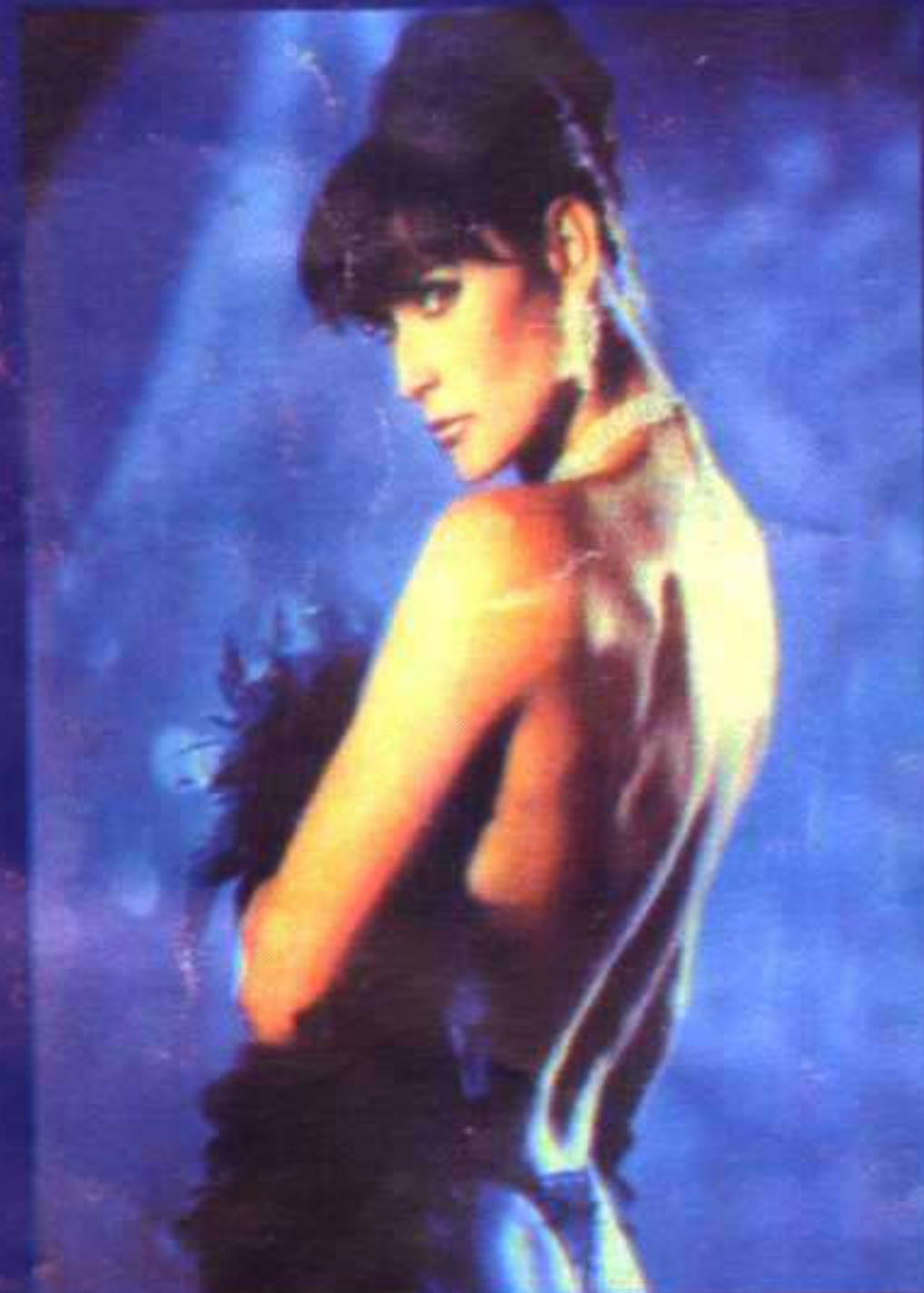
[恶灵第七兆]



[我们不是天使]



[脱衣舞娘]



[致命的迷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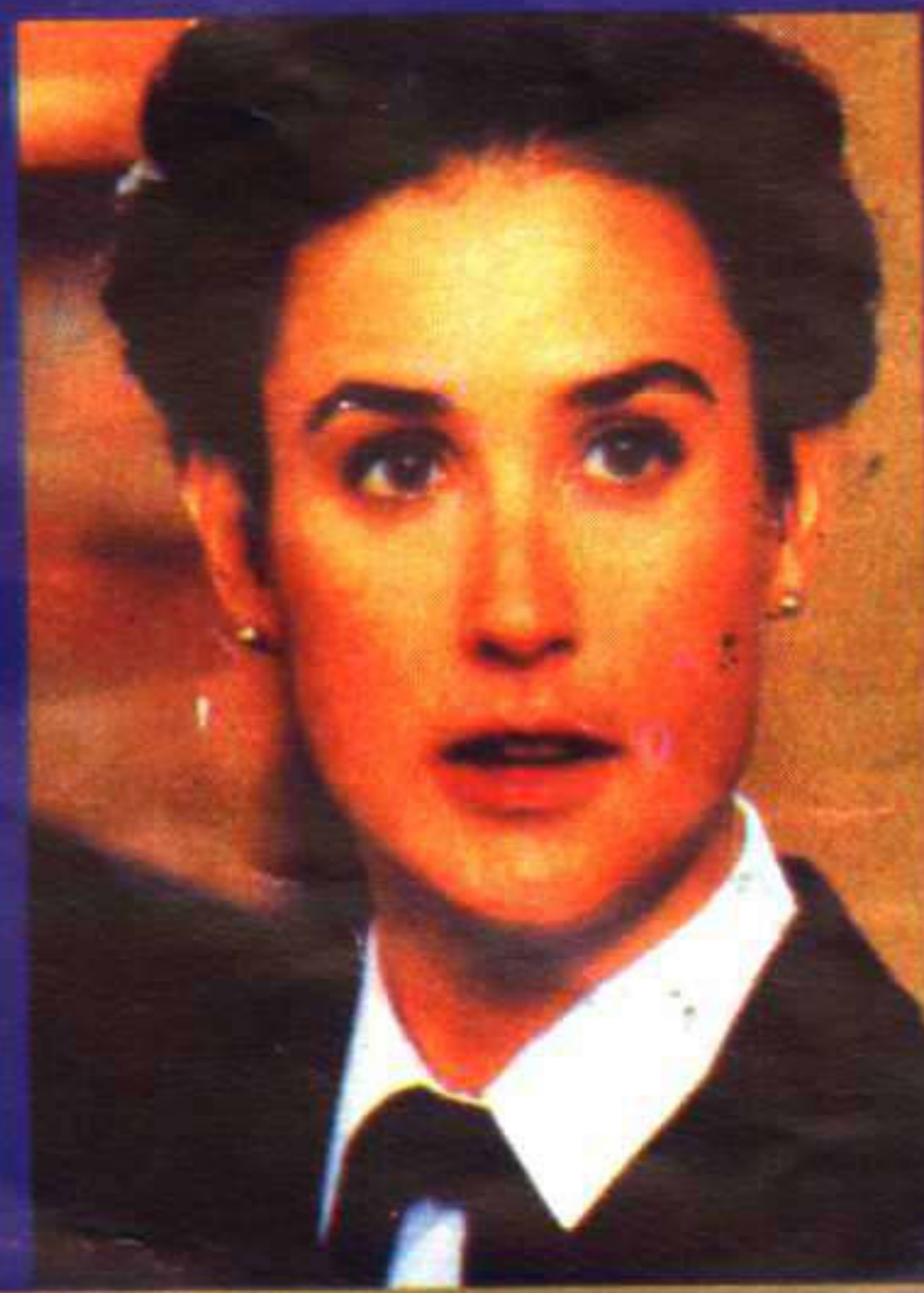
[鬼屋 24小时]



[屠夫的灵媒娇妻]



[军官与魔鬼]



[桃色交易]



[桃色机密]



第一章

1

这是一间久无人迹的空屋。阳光从外面射进来，照在堆放着零乱物品的地面上，反射出一种令人眩目的光芒。空气中悬浮的尘埃使阳光显出淡淡的色彩，看上去有些不大真实。上面吊着的粗大的绳索就像一条条僵直的大蛇，在这片略带蓝色的光海中游弋，而那些蒙着罩布的物品又颇似造型奇特的水中山脉……

一阵巨大的撞击声传过来，一声声地，节奏分明，仿佛是地震的前兆。但是紧接着，巨大的破裂声彻底打破了这里的空寂——

一个洞。

地面被打开了一个大洞。

当尘埃落尽，透过洞口，三个带着口罩的年轻人正在仰面打量着洞后的空间。

“这地方真棒！”

“真不可思议！”

“上面一定有7、8尺！”

“还有七八十年的灰尘。”

“看看这高度，我们能把卧室放在楼上！”

“为什么？”

“那我们就能拥有这全部的空间了！”

“拿来干什么？”

“干什么？不干什么，只是拥有空间！来，再用力推一下！”

“好，用力！”

“一！”

“二！”

“三！”

“还有四！”

“四！”

“五！”

“小心！……”

在轰隆声中，这块下面屋子的天花板、上面阁楼的地面掀起大片尘土，塌了下去……

这是纽约年轻的银行家萨姆·惠特和他的未婚妻、雕塑家莫莉·詹森在为他们的新家扩大地盘。来帮忙的是萨姆的好友、同事卡尔·布鲁纳。

从萨姆住进这个地方后，他就发现，这间屋子的实际高度要比他所看到的大得多，主要是上面有一层阁楼。阁楼长年没有人用，而且自从他们住了进来，等于把通向阁楼的通道堵死了。换句话说，那阁楼已经成为他们居室的一部分。其他人要想进入阁楼，就必须从他

们所住的屋子里穿过——这显然不可能。如何利用这样一个空间，对于在纽约这样一个住房极为紧张的城市来说，无疑是极有诱惑力的。至于这间阁楼里究竟有些什么，连房东也说不清楚。好像那只是用来堆放旧东西的地方，没有任何其他的用途。对于好说话的房东来说，每月的房租稍有增加，他们即使把楼上的那点地方改成鸽子笼也无所谓，因为顶上的部分均不吃重，对其它建筑结构毫无影响。用别人的钱把自己的屋子改得更好，产权还是归自己，又可以多挣钱，何乐而不为！

其实，萨姆他们的计划很简单：只要把上面的天花板拆掉，改成两层的住房，加上一个木制的楼梯，他们就会再扩大一倍的面积。但是，这个活儿说起来容易，可真正做起来就不简单了。当然，找专业的建筑工人来干省事。但是要花很多的钱，这就不大值了。可要自己干就需要时间。萨姆又不想在这上面过多地花费功夫。因此，尽管他早就拿出了改造方案，但却一直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

莫莉的想法正好相反。她太想早些看到大一些的房间，而且对于自己干这种活有着无限的乐趣。想一想吧，只要把那些水泥、石头一拆，就可以得到大的居住面积！这简直就像变戏法，光凭自己动手这一点就使她神往。她一直就想有一间独立的工作间，雕塑可不像其它的工作，人们喜欢欣赏那些雕塑的成品，爱它的造型、线条，爱它的美。可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却一点儿也不美。没有人愿意和泥巴、木架这些她创作的基本原

料一起生活——这倒与改造屋子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妙。正因此，莫莉自认为她完全可以在建筑上也一展身手。用她的话说，在某种意义上她与建筑工人是同行。当然，真要是把她比成建筑工人，她肯定不干——那简直是有辱斯文，他们只是在“某种意义”上相同而已，而且，这话还只能她自己说。

艺术家与匠人仅一线之隔。建筑工人再熟练、再灵巧也只是一个工匠，他们所做的只是体现设计图纸上的东西。而艺术家从事的是创作，是出新，是赋予作品以生命！这可不是谁都可以干的。用萨姆的话说，莫莉天生就是一个搞艺术的人。她的外型、她的气质，她的感觉都很“艺术”。萨姆的评价用语有点外行，可是说的并不太离谱。莫莉的雕塑作品确实很有品味，或者说在艺术创作上颇有新意。但是，在纽约这个论资排辈的地方，要想得到评论界的承认还得假以时日。正因如此，随之而来的则是她的收入问题——靠卖作品养活自己已比较困难，再像那些大艺术家那样花钱置一间像样的工作室，就更别想了。

现在这间只需付出劳动就可以得到的工作室，对她来说，机会太难得了，这是大师级的专家们才能享有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结婚。

莫莉和萨姆相恋已经五年了。他们就像美国其他年轻人一样，尽管从相识的第三天就同居了。但是直到现

在，萨姆似乎还一点儿没有要结婚的念头，一提到这件事，萨姆就把话题叉开，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萨姆确实有自己的想法。

对萨姆来说，事业是他的第一生命。他从美国遥远的丹佛来到这个商业之都，靠自己的双手在曼哈顿的这条街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尽管对于那些金融界的巨子来说，这是一块他们甚至不屑一顾的地盘，但对萨姆，却是一个骄傲。他没有任何的后台，也不靠父母或其他亲人，他只相信自己的努力，靠实力与机遇，相信只要这样干下去，就会赢得整个世界。

金融界的竞争是无情的，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不要说地盘，就是能挤进这个领域，在一般人看来也是一个梦想。但是，萨姆做到了。他不仅稳稳地占住了他在这条闻名于世的金融街上的领地，并且大有要开始扩展的趋势。

当然，他的一切仅仅是个开始。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一步步地稳扎稳打，这就像在悬崖边上行走，稍有不慎，就会跌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对于萨姆经营的这种小银行，在金融界就像大海的一个小浪花，吞没它易如反掌。但是小浪花有时也会变成滔天巨浪。

萨姆就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巨浪。

为了这个目标，他必须投入比其他人更多的精力与智慧。对他来说，他所具备的只有自己的实力。他不会，也不可能用非法的手段去获取暴利，这是从他懂事那天起就受到的双亲的教诲。父亲不能容忍不劳而获，

哪怕是一小块面包，一枝铅笔。当他大学毕业时，这已像一道烙印，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他懂得，财富要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尽管银行业有太多的赚钱机会，但是，萨姆没有把一分不义之财装入自己的口袋。

当一个人把事业作为他的第一生命，世界上还能有更吸引他的东西吗？

——如果不算莫莉的话。

但是萨姆从心里爱这个娇小的艺术家。从见面的一瞬间，他就明白，这将是与他厮守终身的那一半了。

爱情有时是很奇怪的，在萨姆的生活中，不乏女人的介入。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有作为的银行家不会少了追求者。不知是萨姆眼高还是缺少缘份，他竟然无一看中，直到在展览会上遇见莫莉。

对于缘份，似乎没有人说得清楚。因为这是一种感觉，一种默契，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神秘之物。因比，用爱神之箭射中来解释彼此那种由目光的交流到心房的震颤由无言的对视到热烈的拥吻更能让人信服。

可以肯定，在那天的展览会上，一个带翅膀光屁股的小孩用他那张弓到处乱射时，萨姆和莫莉恰恰没有来得及躲避，便成了爱神之箭的“牺牲品”。

一旦中箭后，他们的相识速度超过了光子火箭。第一天的咖啡厅、第二天的音乐会，第三天的这间不大的卧室里柔软的床……

也许今天要萨姆说出莫莉身上有哪些使他迷恋的地

方，他也说不出一二来，可是，要是把莫莉从他身边抢走，他会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她——

这就是爱情。

它说不清楚，弄不明白。但是，却知道应该做什么。

这就是爱情。

它使人陶醉，使人痛苦。但是，却没有人不为之痴迷。

可正是因为有了爱情，使他更担负起一层责任。他必须使莫莉过上好的生活，这不是一句空话，作为一个男人，他有责任养家。

萨姆并不是一个善交际的人，他沉默寡言，甚至有些木讷。但是，他在交友上却是极认真的。朋友这个词对于萨姆来说，是一个神圣的字眼。他不会容许这里有欺诈与伪善。他时刻牢记双亲的教诲，以诚待人。

但是，萨姆不会把这些话挂在嘴上，他是用他的行动在实践着自己的信念。

现在，屋子扩大了，对莫莉来说，就更有理由谈到结婚的事了。

在莫莉一再的催促下，而且卡尔也答应来帮忙，萨姆终于下决心抽出一天时间，彻底把屋子改造一番。

破坏比建设要容易得多。

他们像真正的建筑工人一样，带上口罩，借来几把大镐，原打算干一整天的活儿，只用了一上午就把主要

的工程干完了。

“这么大的地方！”

莫莉面对这一片新开辟出来的旧阁楼，有点欣喜若狂了。

萨姆却并没有那么乐观，他明白，拆东西不难，可是这以后的活儿就不那么简单了。没有十天半个月别想把它收拾出个样儿来。

“天哪，这么大面积，你们没想到吧？”莫莉没有注意到萨姆的神态，依然故我地在这片新领地巡视，尽管尘埃多得像刚爆发的火山灰。

“当然没想到。”卡尔也被这片被掩藏在建筑物里的空间所吸引，但他毕竟是经济人，“如果好好修整一下，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

“你可真财迷！”莫莉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把新房收拾出来！多少钱也不会卖的！她已经梦想了好久，从她知道这间屋子可以扩展后，她就天天在盘算如何布置它。这已经成为她最大的心愿。今天，当心愿成了现实后，她怎么能不激动呢？

卡尔并不在意莫莉对他的嘲笑，当个财迷有什么不好，谁不要钱呢？他笑了笑：“对，稍稍有一点儿。”

“喂，你们看！”萨姆突然喊了起来：“一个古钱币，是印地安人头像，1895年……！”

他手上，一枚古币在闪着光。

“这是好兆头！”萨姆虔诚地祝愿。

他记起了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个穷苦的人在耕田时得到一枚古币，于是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他娶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作为自己的妻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枚古币成了他们家的传家宝物……

他相信这个传说。

他相信一切勤劳的好人都会有好报。

当他得到这枚古币时，他相信这是上天所赐，这是对他诚实为人的报答。

萨姆虔诚的目光纯净得像个孩子。在此时，从他身上几乎找不到成年人的世故与沧桑，那目光中有的只是爱与真。

阳光从窗外射进屋里，为萨姆身上披了一层金光。于是，他整个人都沐浴在这片光明之中，仿佛走进了童话的世界。

莫莉深情地看着萨姆，面对着她的所爱，她没有更多的奢望，上天把萨姆赐给了她，这就是她最大的幸福。

她曾经有过太多的幻想——哪个女孩子没有美丽的幻想呢！但是，她却并没有从幻想中找到实在的体验……

她也曾有过太多的浪漫——哪个女孩子不浪漫呢？但是，浪漫并没能替代她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只有当她遇见萨姆时，就在展览会那个拐角处——她记得清清楚楚，萨姆，就是他，在那边独自一人，看着《沉思者》的复制品，仿佛进入了罗丹塑造的那个世界……